抗戰日報

民國三十三年十月廿五日
夏曆甲申年九月初九日

第五八八號

社址：山西興縣
九月初七日霜降廿二日立冬

晉綏邊區文化界鄒韜奮先生追悼大會籌備會啓事（一）

鄒韜奮先生爲我國先進文化戰士，二十年來，爲爭取民族解放實現民主政治奮鬥不息，不幸於七月二十四日病逝，本會謹訂於十月三十一日假邊區大禮堂舉行追悼大會，各機關團體各界人士哀輓先生之誄詞輓聯花圈，統請於本月二十九日前交抗戰日報社轉本會。此啓。

十月二十日

晉綏邊區文化界鄒韜奮先生追悼大會籌備會啓事（二）

本會擬於大會舉行時刊行紀念專刊，展覽先生遺著，特向各界徵求紀念文章及先生著作與所編書刊，文章希於十月二十七日前，遺著希於十月三十日前，交抗戰日報社轉本會。遺著當於會後送還。此啓。

十月二十日

盟邦記者來晉綏邊區參觀

同聲稱讚我軍作戰英勇機智

對我軍民之親密團結深爲感動

（本報訊）參觀敵後戰場的盟邦記者團，八月三十日抵達軍區，受到各界熱烈歡迎，九月九日該團在軍區代表李樸森同志陪同下，赴八分區前綫參觀。通過馬坊封鎖綫時，該據點適於六日已被我攻克，途中見到大批被俘僞軍。進入馬坊後，被燬之敵碉堡仍火光未熄，彈口濃烟四溢，碉堡周圍重重的壕溝，層層的鐵絲網，堅固的工事仍清晰可見，盟邦記者表示，這種複雜的軍事設備證明了敵人對八路軍的恐懼。連夜進入八分區，沿途民兵地雷封鎖縱橫密佈，我們只能在一定路線上通過，各村哨崗嚴密，人民普遍進行對敵鬥爭。抵達八分區司令部，記者團連日參觀，看到了大批被俘的僞軍，參觀了地雷網保護下的分區醫院及兵工廠，並與一批新的敵軍俘虜進行了談話。在旅途中與參觀我前綫救護工作的美軍觀察組軍醫卡斯坦少校相遇，大家遂同在八分區副政委陪同下，進入汾陽邊山。當時適我四十三支隊及游擊十一大隊夜襲敵山西大戰略據點——汾陽。十五、十六兩日深夜，盟邦記者團及卡斯坦少校等，高登距汾陽僅十餘里的邊山上，遙睹我英勇的八路軍奇襲敵人大營盤電燈公司火燒火車站、飛機場、火柴公司各衙門，時夜空星稀，寒氣襲人，但大家異常振奮，同時汾陽上空，濃烟籠罩全城，達兩日之久，敵僞恐慌異常，不敢出動，捷音傳出，邊山群衆，提籃攜籃，滿盛瓜菓肉類，趕至軍隊駐地，慰勞英勇的作戰部隊及遠道前來的盟邦友人。在群衆會上，盟邦友人深爲這種軍民團結的氣氛所感動。福爾曼先生講話中說：這種軍民團結合作打敵人的動人情況，是中國別的地方所沒有的……我們在前綫所見到的一切，充分證明了在延安時所聽到的是千眞萬確的。十七日清晨捷音又相繼傳來，當日拂曉我又將協和堡敵據點攻克，敵僞俘虜成羣，勝利品源源運入村莊，戰士們紛紛送給各盟邦友人以自己繳獲的勝利品，餅乾、香烟、汽水、酒、魚、日本旗等以作紀念，愛卜斯坦忙於請指戰員爲他在一面日本旗上提字，卡斯璐小姐在爲傷員進行注射止痛藥劑，福爾曼先生忙於拍照，武道先生在談話，深厚的國際反法西斯情感，親暱融成一片。各盟邦友人先後向參戰部隊講話，對八路軍英勇機智之戰鬥行動，同聲稱讚，最後並齊聲三呼「八路軍、游擊隊、民兵、老百姓萬歲」的口號，我全體指戰員也振臂歡呼，送別盟邦友人離開前綫陣地。記者團返抵分區機關駐地後，二十一日參觀駐地群衆的反「掃蕩」演習。第二天出發婁煩附近，參觀我軍民圍困婁煩據點及部隊以爆炸毀敵碉堡的戰鬥。參觀八分區後，記者團冒雨返抵三分區司令部，接着前往三交敵據點附近，參觀民兵英雄郭栗旺村的對敵爆炸封鎖。在這裏爆炸已形成廣泛的群衆運動，雖該村距三交不過十餘里，敵碉堡清晰在望，但由於群衆力量的發揮，敵碉堡這個村莊已變成敵人難於通過的長城。此外並赴各地參觀群衆在對敵鬥爭中其他創造與設施，本月二日盟邦記者團及卡斯璐小姐已西渡黃河首途返延。

記者團諸先生一致表示

要把所見事實報導出去，揭穿一切對八路軍的造謠污衊

（本報訊）盟邦記者團各先生於參觀過我們敵後軍民英勇鬥爭艱苦建設的現實後，曾先後發表講話。在汾陽前綫，於參戰部隊的集會上，武道先生說：「三天的戰鬥證明八路軍游擊隊，比日本軍隊打得好，中國人民有能力一步步將日本趕走的。」福爾曼先生說：「我要將所見到的八路軍英勇鬥爭的故事，寫成文章，拍成照片，告訴全世界人士，爭取美國對八路軍給以武器的援助，最後將日本法西斯打垮。」愛卜斯坦先生更强調指出：所有對八路軍污衊的謠言已被事實所粉碎，任何封鎖都已封鎖不住了，他保證要將所見的報導出去，揭穿一切對八路軍的謠造污衊。在九月二十一日，八分區各界的歡迎盛會上，福爾曼先生說：「過去有人告訴我們說八路軍不打仗，沒有傷兵，沒有俘虜，人民害怕八路軍，恨八路軍，今天這些謠話已被事實揭穿了」，我看到了八路軍在英勇的作戰，八路軍有很多傷兵，有大批的俘虜，人民在熱愛着八路軍。愛卜斯坦先生說：「在世界反法西斯勝利開展中，一切對敵後八路軍新四軍的物質封鎖新聞封鎖已不允許存在，因爲這是加强戰鬥勝利進行的……」又說：「這次我們在陝甘寧邊區，晉綏邊區住了幾個月，看到了敵後的軍隊與人民在怎樣艱苦英勇的工作與戰鬥，怎樣犧牲自己的生命爲自己的祖國爲世界人類和平而鬥爭，我們的責任，是要將所知道的告訴全世界人民。」武道先生說：「八路軍在敵後與人民親密合作的事實，不但能影響中國其他地方，也會使世界其他民主國家以八路軍作爲榜樣。」

所告訴我們的都是不對的，我親自看到你們的英勇鬥爭，證明你們的話是千眞萬確的。」

我軍猛襲古交

乘敵出犯內部空虛

僞軍警、區公所合作社全被解決

（本報訊）古交、交城、文水等地敵僞，於十月五日集結兵力七百餘進擾島崗、山莊頭、坡南頭一帶，燒殺搶掠，企圖對我勝利攻勢進行「報復」，我軍除了予以迎頭痛擊以外（古交敵四百餘在戎南溝被我擊潰竄入交城，另一路敵三百餘聞風而逃，竄入東社），並乘敵出動空虛之際，於十月八日夜猛襲古交敵據點——把敵人嚴密封鎖起來，將僞保安第二中隊、警察所、區公所、合作社全部解決。共俘僞警長、區長、所長以下三十二名，傷僞三、斃僞一，繳步槍十三支、衝鋒槍一支、手槍一支、子彈五百餘發、手榴彈五十個、戰刀四把、刺刀廿把、鐵錠和礦各五百斤、毛驢十四頭、牛兩頭、羊二百餘隻，及其他文件軍用品一部。凡是敵人搶掠群衆的東西我軍當即歸還原主。

社論

送別盟邦記者團諸先生

盟邦記者團諸先生，不辭辛勞，長途跋涉，翻山越嶺自延安來到敵後抗日民主根據地之一的晉綏邊區。在邊區各地參觀旅行歷時一月有餘，已於本月二日離開邊區，轉道延安，還延安去了。我們對於熱心奔勞，關懷敵後抗戰情況，關懷東方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盟邦記者諸先生，謹誌衷誠的敬意。

記者先生們在邊區一個多月的過程中，參觀各地，並親臨戰爭最前綫，在碉堡林立據點密佈的汾陽邊山停留了幾天，後更接近距敵碉堡二三百米距離內參加了戰鬥。他們親眼看到了我們的部隊以如何自覺的積極的勝利打擊了敵人，連續不斷的向敵人進攻，如何摧毀和收復有堅强防禦設施的碉堡據點，用從敵人手中奪來的武器和其他低劣的武器戰勝優勢裝備於敵人。他們看到了這些部隊以如何緊張的情緒，利用戰爭空隙，加緊訓練，提高技術，積極準備配合盟邦反攻。他們看到了敵後的人民如何享有一切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權利，並積極的組織起來進行着生產運動，改善自己生活並支持着抗日戰爭，如何適應着敵後的特點，把勞力與武力結合起來，用原始的武器武裝了自己，大量參加民兵，開展爆破，圍困敵人。他們看到了民選的抗日民主政府如何眞正代表人民利益和人民意志，領導人民積極抗戰，實行革命的三民主義。他們看到了我們軍民的親密合作，以及由軍民合作所產生的偉大力量；人民如何積極的幫助軍隊，擁護軍隊，配合軍隊打仗，視軍隊如同自己的子弟，軍隊如何熱心的愛護人民，保衛人民利益，視人民如同自己的父母。這些都是記者們所親眼看到的，正如記者所說：「八路軍是能打仗的部隊，他的力量是强大的，在敵後八路軍所進行的戰爭，正是世界反法西斯勝利所需要的那種戰爭。」「勝利戰鬥，證明八路軍游擊隊民兵比日本軍隊打得好。」「英美飛機大砲不能把日本趕出中國去，需要像你們這樣的部隊與英美配合，才能趕走日本。」「這種戰鬥不是防禦的，而是進攻的，不是失敗的，而是勝利的。在敵後，你們八路軍所進行的戰爭，正是世界反法西斯勝利所需要的那種戰爭。」「這地方軍民合作打日本是令人驚異和感動的，在極端惡劣的和鬥爭尖銳的條件下，除非軍民合作就不能堅持下去。」這些情形，一向是爲盟國朋友們和很多大後方的人們所不明白的。這是因爲國民黨當局的反動欺騙宣傳和封鎖政策爲時太久的原故。但明顯的事實給與這種欺騙政策宣傳與種種造謠污蔑以澈底的揭穿，也正如記者們說：「我現在親自看到了許多東西，知道他們（指國民黨統治人士）過去

中國的正面戰場，由於國民黨當局長期採取消極避戰的政策，在每次敵人進攻面前，總是棄甲曳兵，喪師失地。全世界各同盟國在到處進攻敵人，到處打勝仗，而國民黨所統治的中國正面戰場卻天天在打敗仗，天天退卻，這種局勢曾引起全中國人民及各盟友人的憤激和憂心，但國民黨當局對目前危機未見有絲毫改變更張之意，反而把失敗的原因推諉於盟國對華物資援助之不足，如此厚顏無恥，實是令人駭異和使援助中國的盟邦感到寒心。即使再增加援助，若不改組國民政府與統帥部，以新的武器裝備，也只有爲國民黨失敗主義者輸送給日本。但爲國民黨當局所誣爲「不服從軍令」的敵後戰場情形卻與之完全相反。由於軍隊的高度民族覺悟，官兵一致，軍民一致，由於民主的廣泛實行與人民生活的改善，所以抗日軍隊與戰鬥人民雖然沒有充足的與良好的武器，卻能表現出極大的戰鬥力。這個戰場的人民和軍隊，天天在進攻敵人，天天在打勝仗，即只就我晉綏邊區部隊（民兵除外）八九月份不完全的戰績統計來說，便作戰二百九十一次，傷斃敵僞九百十三人，俘敵僞及僞組織人員九百七十八人，繳獲長短步槍六百八十二支，攻克據點四十八個，摧毀碉堡六十二處。解放的區域日益擴大，解放區的人民日益增加，軍隊日益壯大。這樣的戰場，這樣的軍隊是中國人民所需要的，也是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所需要的，然而國民黨當局卻對它强烈的仇視，要把這個軍隊取消五分之四，把這個戰場完全取消，試問這種陰險毒恨的作法，除了有利於日本侵略者外，還有那一個人贊成呢？正如盟國記者所說：「在大後方，正面戰場，中國旁的地區軍隊與老百姓也打成一片，那情形就會完全不同，日本早打垮了。因爲作不到這一點，所以人民仍在受苦受難。」「除八路軍地區外，中國別的地方，沒有軍民合作，不合作有許多原因，或者是軍隊欺壓老百姓，或者是政府對人民不好，苛捐雜稅虐待人民。」

關於國民黨的抗戰不力，腐敗無能，現已成爲中外人士的一致論斷。爲了挽救危亡，必須立即召開緊急國事會議，立即廢除國民黨的寡頭統治，切實改組國民政府及統帥部，立即將一切賣國賊、投降派、失敗主義者與法西斯主義者驅逐出去。這不僅是中國人民的迫切要求，而且亦是盟邦人士的正確主張。但國民黨當局對此卻採取着蔑視態度，反對人民與盟邦人士的要求與讜言，一意孤行，執迷不悟，拒絕任何勸告，堅持着禍國害民的錯誤政策，非但毫無引咎自責之意，而且蔣介石氏在雙十節講演中，竟公然爲他久已準備好了的內戰找根據，可是無論如何，這反中華民族中國人民的行爲，終必歸於失敗，而中國人民之實行民主政治，配合盟邦進行反攻爭取抗日戰爭最後勝利的要求，終將克服一切障礙，而獲得實現。我們希望盟邦記者諸先生，能把敵後戰場的眞實情況與中國人民的要求報導出去，以加速這個要求的實現，與反法西斯事業的共同勝利。

二分區河保秋收即完成 埋藏粮食緊急備戰

（保德訊）二區羣衆正在緊張備戰中，突擊秋收。各村男女老幼一齊上地，除靠岢嵐邊境少數黑豆外，秋禾都於半月內收割完畢。因較往年提前半月，節省勞力很多，現有五個行政村組織三百五十頭牛大量翻秋地（過去大部不翻），計劃半月內翻地九千二百九十垧。民兵和變工組在秋收中配合很好，各村羣衆都隨打隨藏，進行空室清野，民兵挨戶檢查，使埋藏嚴密。現把打下的粮食分別埋藏，並加以最巧妙的僞裝，非常保險。秋收後，民兵加緊集訓，學習爆炸，全區已有五個行政村能自己熬硝，兩個中心村可製造爆發管，大部民兵學會爆炸。各村現都進入緊急備戰，準備隨時打擊敵人。（谷山）

（河曲訊）十月七日晚，接敵區某兩村，聽到敵人準備「掃蕩」搶糧的消息後，戰時指揮部立即召集民兵、變工隊、農會、主任代表等人，進行秋收和備戰的緊急動員。會上決定先加緊結束秋收，晚上輪流搶莊稼，趕快把糜子打完藏完，莜麥全部送到山上，打野場。已割倒的麥子先切穗子，沒有割倒的先割穗子準備埋藏。穀子暫時不割，都先把穗子切去，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藏。民兵工作上固定崗哨，建立嚴防制度，每晚集中一起，輪流活動，並早上由分隊長李銀珍和已學會爆炸的民兵領導，練習埋地雷、投手榴彈。並計劃將三條道路破壞，不用的東西一律藏光，牲口也集中轉移方便地形隱藏的地方，派專人看管，準備隨時移動。第二天羣衆鷄叫吃飯上地秋收，王先子組十二人趕天亮時，已挖倒黑豆四垧。根據搶收備戰的計劃，羣衆正緊張突擊中。（劉致台）

直屬隊 專署 日夜搶收

（二分區訊）分區直屬隊爲加緊準備反「掃蕩」，保護糧食，正集中力量積極搶收。警衛營戰士，不分白天黑夜的搶收，有人鞋子磨爛了，赤着脚還堅持下去。教導營晚上收割莊稼直到半夜，到雞叫時又起來擠回場裏。政治部也是半夜的打場。（田麟勳）

專署爲迅速完成秋收，從十月五日開始，除學習時間外，必須實行變工秋收。幹部與幹部，幹部與雜務人員每日除留在家工作的人外，各科各部門都儘量擠出人力參加秋收。在家工作的人分擔參加秋收人員的工作，並抽下午時間出去搶莊稼。七八天來已收各種莊稼二十四畝。一次，大家到×村開會回來，悄悄的揹一次高粱得了，有的同志揹了一百二三十斤，老鄉們都談論着：專署的人受苦都厲害哩！（任生海）

寧武接敵區羣衆 捆上行李上山秋收

·變工隊的組織領導有新創造·

（寧武訊）在突擊秋收與武裝保衛秋收中，各地創造了許多新的組織形式與領導方法，做到了備戰、收、打、藏、翻地的適當結合。寧二區閻潤厚與郭銀珠的變工組，專分出兩個人來上午翻地，下午打場，晚間就將糧食埋藏；另兩個男人進行搶莊稼，其餘男女一齊打亂割，那家熟了就給那家割，算工由全組民主討論決定，因之他們組裏的地都早割過就翻過了。寧二區一部分變工組，因春季雨大翻的遲，其他莊稼不熟，山藥蛋黃子卻先死了，於是大家商量好就把最費工的山藥先刨完；莜麥熟後，集中力量三五天即全部收畢。靠近靜樂、寧化等據點的各村，民兵的瞭望哨，密切注視着派往據點周圍民兵圍困小隊的活動，村裏的場面裏則一無所有，變工隊上地時，行李都捆得緊緊的，準備着敵情，使敵人的搶糧陰謀無法實現。各村普遍展開了

河曲細黄羣衆 大量積肥

（河曲訊）細黄村羣衆合作養羊、增修廁所、開展積肥工作。該村一百四十二隻羊，過去各家喂養，既不方便且積肥較少。現經大家討論，集中喂養，抽出兩人專門牧放，分兩圈積肥，將來按羊分糞。照樣一年可積糞一千五百六十二馱，比過去增加五百多馱，可供給五百二十垧土地的肥料。過去三十七戶人家，僅有十六戶有廁所，現增修二十一個廁所共可積肥四百二十馱，供給三百七十垧土地的肥料。此外，每個變工組都在大道邊挖坑漚糞，也可漚一百三十五馱，供給一百垧土地的肥料。（劉林）

六分區民兵英雄 主動出擊保衛秋收

（六分區訊）各縣民兵英雄都率領民兵主動出擊，擾炸圍困敵人，以保護羣衆安全突擊秋收。趙紅計、王二娃帶領忻縣聯防村民兵數十人，從九月十五日起就向忻崞公路出擊，現已出發過七次，每次出發他們都帶着大批地雷；在三交、合寨、奇村等敵據點附近到處誘炸敵人，一次在合寨往後河口的大道上，一下就炸傷了七八個敵人，同日奇村敵人七十餘名正要出擾，也被打了回去。寧新維的基幹隊也在三交、合寨一帶活動，十月六日曾在裴子溝伏擊偽軍二十餘名，繳獲毛驢兩頭，物品一部，又捕獲三交敵探一名，緝得私貨布一疋及大烟等物品一部。由於他們神出鬼沒，到處開展爆炸，鬧得敵人困處據點，毫無辦法，漢奸們說：「近來民兵多得很，一出去就有被捉走的危險」，羣衆因此安心搶收，截至十月五日止，趙紅計村山藥已刨完十分之八，麥地也已翻完，出去活動的民兵，莊稼都由各組幫收，五天之內本組的人幫收，五天以外別組的人也來幫助。（風林、李春芳、段臘中）

忻崞公路兩段，崞樂、石神等據點，久已在我圍困中，石神敵人不單不能出來，而且與三交、康家會等據點的音信都斷絕了。石神敵人沒有電台也沒有電話，依靠信差溝通消息，但十天即被我某村民兵扣住十二封，後來，敵人利用小脚女人，把信件藏在裹脚裏，也被說服交了出來。（一列恆）

再往西，西崞公路上，姚尚維正帶領着六個村的民兵在配合部隊圍困西馬坊。上月軍民兩次攻入西馬坊以後，他的民兵又和游擊隊襲入兩次，燒毀敵鋪板溝工廠一處，獲工具一部，偽自衛團員七名趁機跑光，也大部與西馬坊偽人員驚慌，滿村內敵偽已還入據點，不敢出來，萬分根本不敢出台。沿西崞各村羣衆因得安全秋收，對八路軍與民兵十分感激，稱之爲「救命恩人」。（郝成萊、任昌）

在北面有邢四娃的民兵在圍困崞化，九月初有一次，他帶領民兵出去放哨，他埋伏到離據點下邊二百米的山頭上，出操的敵人還沒走到操場就被打了回去。十月十一日他又領着民兵去放哨，這次是亢才所領的民兵，在他上次埋伏的地方，敵人又出了操，正要講話，被打得沒命的逃了回去。敵人雖然亂放了一陣機關槍，但是以後連操也不敢出了。（王毅）

日前鐵路附近的民兵與羣衆，更對敵交通展開羣衆性的破擊，僅崞寧某區八、九兩月內即割電綫兩千餘斤、鐵軌三千五百多斤，拿了回來賣給合作社，換了布疋、油鹽等用品，既破壞了敵人，又幫助羣衆解決了困難。（辛步雲）

羣衆募款製地雷的運動，僅寧二區到十月初旬，已集三十二萬五千元。在緊張的秋收運動中，月初已完成秋收的百分之八十。（張承武）

各地集會慶祝雙十節 一致要求改組政府統帥部

（本報訊）雙十節前後，晉綏邊區各地開會慶祝，並座談時事。紛紛對國民黨一黨專政嚴加抨擊，一致擁護改組國民黨政府及統帥部的主張。邊區行政委員會二分區名流武進卿先生指出：「沒有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深入敵後來牽制日寇在華大部兵力，中國抗戰靠什麼支持到今日？蔣介石有什麼本領在大後方逍遙自在？所以說共產黨不但對國家民族有大功，就是對國民黨蔣介石也有莫大恩惠，依常理蔣介石應該痛省而悟，誰知蔣介石毫不顧國家民族利益，依然實行獨裁，箝制言論，嚴厲徵斂，而今喪師失地一退千里，大好河山讓於敵手，像這樣的政府統帥部要它有什麼用？」神府各機關雙十節在座談時事中，認爲改組國民政府及統帥部是刻不容緩的事。黨外人士劉榮勝先生說：「今天國民政府統帥部必須改組，共產黨提出的這個主張一定要實行，因爲它爲全國人民所擁護。」王家莊合作社主任王華全，在該村雙十節紀念會上激奮的說：「當年內戰時，蔣介石禍害了我們多少房子，殺了多少人，如今仍一意孤行，要反共反人民，對敵人進攻不管，我是不能忍耐他了。」他的話打動了所有與會的人，羣衆高呼「改組國民政府和統帥部！」鄉委員王維剛指出：紡織今冬搞兩機紡車，變工隊變到底，政府號召咱翻秋地二百五十垧，咱們要翻它九百幾十垧，生產和防奸自衛結合起來，由實際行動來響應改組國民黨政府和統帥部的主張。河曲坪泉村百餘羣衆聽到延安權威人士評國共談判一文，帶着不能壓抑的激憤紛紛發言：友區逃來的張四說：「要他灰專制獨裁法令來「領導」咱們邊區！我是河西的，我跑在這裏做甚哪!?就是嫌那裏灰。」在舊軍當過兵的王滿貴說：「那年日本人打到岢嵐和咱們這兒，騎二軍就跑光了，幸虧賀師長領導八路把日本打走，騎二軍聽見日本人走了，又回來打八路軍，我親眼看見打光八個八路軍！」最後該村成立戰時指揮部，組織戰時生產、戰鬥、空室清野、守河防匪等部，加緊對敵鬥爭，防奸自衛與生產。興縣孟家坪本來是開羣衆大會，選舉勞動英雄，因爲有人提到國民黨對共產黨答覆的條件，馬上激起全場的憤怒，在場凡是長鬍子的人，都挨過國民黨軍官及政府的毒打，老漢呂存唐說：「我給騎一軍餵草，多少長了幾根就打我兩棍」。另一個老鄉說：「一回我送一個什麼參謀的姨太太，那不會騎驢跌下來就打了我一頓。」五十歲的干佩恆指出：沒咱八路軍老百姓就沒好日子過，不但不能縮小，還要擴大哩！農會秘書牛秉條說：「說來恨的實在叫咱過窩灰日子，現在咱們選勞動英雄出勞動狀元，國民黨政府叫咱過窩灰日子，這種政府非改組不行。」新民主主義實驗學校、黨政一部亦均座談時事，一致擁護改組國民政府及統帥部，趕快準備反攻，實驗學校管理員陳虎山說：「老百姓今天要求是改組，不快改組，蔣介石偏偏把老百姓送給日本人做亡國奴，不改組，中國老百姓要叫他日搗完了。」呂梁印刷廠全體職工，在紀念雙十節大會上，全體工人對國民黨用失敗主義軍令法西斯政令造成今天正面戰場的危機，極爲憤怒，要求立即改組政府及統帥部，實行民主。

小評 快打！快藏！防敵搶粮！

由於我軍區部隊勝利的夏秋兩季攻勢，予敵重創，全體軍民再接再厲，英勇戰鬥，使敵寇破壞我根據地的秋收陰謀，一再遭受打擊，但是殘忍的日本鬼子，是不會甘心的，尤其是看着我們九穀豐登，更是心急眼紅，現在正當各地秋收工作進入緊張階段，行將結束的時候，邊區周圍之寇軍，又在調動增加，有的地區並已出擾搶掠，我們辛苦一年，已吃在嘴上的糧食，絕對不能讓鬼子糟蹋搶走，各地同志，應加緊動員組織羣衆，集中力量，「快打！快藏！」一打好、藏好，切實澈底空舍清野，以防敵搶糧！同時要繼續緊張備戰，隨時準備反「掃蕩」！大大發揮勞力與武力結合的效能，認眞地廣泛開展羣衆性的爆炸運動，做到有備無患，如果敵寇眞敢來犯，我們將隨時隨地給他以迎頭痛擊！

三分區練兵隊 王家莊機關學校 積極幫助羣衆搶收

（三分區訊）練兵隊積極幫助羣衆搶收，防敵「掃蕩」，大家都犧牲休息時間幫助駐地抗屬、幹屬及貧苦羣衆四十家收割糜穀、豆子等一百五十四畝，揹莊稼八十三捆，送三畝麥地的糞，種麥子一垧。隊員們都非常賣力，黑豆角刺破手流血，拔糜子磨起了血泡，也不肯休息，吃飯後還幫打場，揹莊稼，直至天黑才停止。二排長楊文興同志揹莊稼太重，壓壞了腰，酸痛兩天，羣衆大受感動。（蘇青、陳剛）

（神府訊）王家莊駐地機關、學校爲了幫助羣衆迅速完成秋收，於十月十三日抽出男女幹部、學員百三十人幫工，並於幫收中進行對目前時局的宣傳教育。他們共幫助了七十一家羣衆，每天可收割六十到七十垧。並且使當地羣衆進一步認識了國民黨統治當局的腐敗無能，羣衆一致要求改組國民政府、統帥部，挽救目前危局。（森、劉梭）

十一支隊司政在秋收中

·王龍·

號召一響，上至支隊首長，下至伙馬伕，都拿着鐮刀、繩索、扁擔一齊跑步集合，朱政委親自領導上地去秋收。第一天（十月八日）分兩個組到山藥、三個組割糜黍。割糜黍的大家排列在一趟，好像一把推頭的推子，一陣便把一個山頭推平了。朱政委和大家一起，幹得很起勁，誰也不甘示弱。才二十個人，一天就割了三十三垧。這出乎意料的成績，鼓舞了大家的情緒，一禮拜割完二百垧的計劃，誰也相信能完成。

割穀子，朱政委號召大家向李獻華同志學習，他首先第一個甘當小學生。李獻華是興縣人，從小就在莊稼地裏長大，各種莊禾都滿有經驗，在家裏是炊事員，在地裏就是我們的老師。他先做出榜樣讓大家看：「彎下腰，穀鎚子留低些，穗頭擺齊，捆在穀穗頸子上，捆緊，豎起來穗子向外，這樣容易晒太陽……。」現在大家都學會了，嘎嘎的鐮刀席捲着穀桿。

有些同志不細心，只圖快，把個別穗子遺漏了，朱政委看見，馬上提出：「一穗穀一碗稀飯」。這樣引起了大家注意，誰不潤腰，穀鎚留高了，李獻華當面提出糾正。

第九天是拔黑豆，老鄉說：「黑豆難拔，豆角扎手，一天拔二畝就算不錯，恐怕第二天你們連一畝也拔不到。」大家初聽起來有些不服氣，眞正拔起來，的確感到比割穀子難，很多同志手上都流出血。可是到底阻礙不住大家的熱情，大家依舊在一條綫上：「冲呵！冲呵……」好像在戰場上一樣，周圍老鄉都站起來觀陣：「軍隊上赫哩威啦！」第一天每人平均一畝半，第二天是二畝五分五。

中午飯是朱政委親自送的。他站在地邊吼大家：「吃飯了！」大家好像沒有聽見：「吃飯了！」朱政委用更高的聲音喊。有人提議：「割完這塊再吃飯吧！」最後大家都才吃飯了，梁兆生還在那裏割，伙房同志雖然少了，可是飯的樣子是天天變，前天殺豬，昨天滾湯，今天又是吃糕喝湯。

每天割多少，都要揹到場裏。大家揹時好像在戰場搶勝利品一樣。你揹一捆，他揹兩捆，第三個就要揹三捆，最後的人往往揹不上。梁兆生同志揹完之後，接着就跑到地裏拾穀穗，手裏拿不下，又抱在懷裏。

原計劃一禮拜割完，從六號開始，到十三號，六天工夫便收完了。現在又集中突擊打和藏。要眞正做到「三快、三好」。

新四軍紀念成立七週年

饒代政委指出：挽救目前危機必須改組政府統帥部

新華社華中二十一日電：十月十二日，新四軍軍部在華中某地召開該軍成立七週年紀念會，到會數千人。大會首向死難殉國諸同志靜默致哀，新四軍代政委饒漱石同志在其演說中痛憤說：自皖南事變後，直到現在，「我葉軍長和許多幹部仍被關在集中營，遭受慘無人道的虐待，我新四軍番號至今仍未恢復，而且幾年以來，我們新四軍在敵後英勇殺敵，但國民黨當局却不斷在華中各地向我們進攻。」他在論及目前中國嚴重危機時，指出若非八路軍新四軍堅持敵後抗戰，勝利的阻擊敵人，則中國局面早已不堪設想。而欲挽救危局，只有：（一）立即改組法西斯主義的國民黨政府，組織全國各抗日黨派的眞正民主的聯合政府；（二）立即改組失敗主義的統帥部，成立堅決抗戰的聯合統帥部，使一切抗日的隊伍均能發揮抗戰力量，而不致受到歧視壓迫和摧殘，並立即釋放葉軍長、新四軍被俘幹部及全國一切愛國志士；（三）驅逐何應欽、孔祥熙、陳立夫等法西斯份子及失敗主義份子；（四）承認一切八路軍新四軍與人民游擊隊，承認一切解放區民選政權。大會中，張副軍長雲逸講演部隊整風與練兵要點，賴參謀長傳珠報告一年來全軍成績，曾山同志報告解放區各種建設欣欣向榮的情形。新自上海來解放區的工人代表林同志在大會上說，上海五百萬人民渴望我新四軍早日收復上海。

淮南地方兵團 勇猛攻入盱眙縣城

小街之役卅分鐘解決偽軍一連

新華社華中二十日電：淮南津浦路東地方兵團某部於八月二十日夜晚攻入盱眙城。當我逼近城牆時，守敵退入碉堡，狂放鋼砲機槍，我軍冒敵猛烈砲火前進，終於十一時左右攻入城內，立即馳赴偽區署，該處偽軍絕未料到我軍如此神速降臨，倉惶間完全放棄抵抗，偽區署遂未費一彈而被解決。同時，我另以主力攻打敵偽據守的兩個碉堡，經六小時激戰，我軍將碉堡放火燒毀，守敵兩葬身火窟。我軍於任務完成後，抓鬨時攜帶勝利品返回原防。

九月十四日夜，我淮南來（安）六（合）地方兵團與來安縣民兵一部出擊距離南京僅三十公里的津浦路側偽據點烏衣河北小街，午夜進抵該據點附近，當即越過敵偽構築的鐵絲網及圍牆，及至偽哨發覺，我已衝進敵人碉堡，將偽連長薛廣生以下十名斃傷，偽排長以下三十四名見我軍勇猛，遂舉手投降。總計前後不過三十分鐘，該據點內的偽第一方面軍一個連悉被解決，碉堡兩座被毀。是役繳獲步槍三十六支，彈藥三千餘發，其它軍用品甚多。

蘇中我江都部隊 一戰擊潰偽八個連

新華社華中二十一日電：蘇中戰報：九月二十二日，我江都部隊在樊川東南三里的錢家莊、南河莊一帶激擊由小紀抵樊川的偽團長以下八個連（計偽九四團一個連，九五團三個連，九三團二個連，十軍特團兩個連）及敵人七十餘，經激烈戰鬥，將敵偽全部擊潰，俘偽官兵五十餘名，斃傷偽十二名，繳輕重機槍各一，步槍二十八支，小砲四門，機步彈二一一發，我傷亡各二。廿五日，我抗聯部隊襲擊揚家壩偽東台縣自衛團保安二區五連及偽第五區署，我以一部為主攻，一部伏擊唐橋敵的增援部隊，一部則襲擊時搶以偽部牽制，戰鬥僅半小時，偽不支，全部繳械，計斃偽十餘名，俘偽中副及自衛團副以下七十三名，繳自動步槍一支，山砲一門，步馬槍六二支，偽幣七萬四千元，毀碉堡五座，營房一所，我僅傷戰士一名。同日，我南通某團一部配合餘西區隊在新街公路佈置伏擊，下午三時，四甲壩敵軍用車一輛和江北公司運輸汽車二輛，載敵原和夫大尉中隊長以下十餘名及大批軍用品疾駛往三餘鎮（南通東三十餘里），經我伏擊圈，我用機槍掃射，敵倉惶下車佔領河沿與我頑抗，我軍衝鋒，與敵白刃戰，戰鬥二十分鐘，敵全部被我殲滅，計斃敵原和夫中隊長及小隊長以下十一名，俘翻譯官一名，奸商二名，繳三八式輕機槍一挺，步槍八支，我傷排副以下九名，犧牲三名。

大砲地雷一齊開花 蘇中我軍克鍾家墳

新華社華中電：蘇中三分區如（皋）西、泰州、泰興、靖江四縣地區敵偽積極部署清鄉，展清鄉特署，已次第在各縣組織清鄉特署，並在各主要公路增設據點，以便對我根據地進行封鎖。敵在如皋至海安公路上已增築關帝廟據點一處，九月五日偽二十一師一隊逆才騎派其主力一部在泰州海安公路上的鍾家墳、瓦里廟兩地築下據點，企圖隔絕我三分區與友鄰地區連系。我三分區當局號召全分區軍民展開了反封鎖鬥爭，於十三日午抽派主力一部，配合聯抗部隊，突擊鍾家墳，進行了攻堅戰。偽軍工事周圍地雷到處爆發，我英勇指戰員飛速衝抵敵偽戰壕，並用大砲迫擊砲轟擊敵碉堡，六小時內，將偽全部解決，計俘偽官兵百餘，斃傷偽四十餘，繳輕機槍五挺，小砲四門，步槍百餘支，並將全部工事碉堡徹底摧毀。在戰鬥開始後一小時，海安敵偽出動數百餘增援，中我四周埋伏圍地雷，我埋伏部隊即集中掃射，敵傷數十名逃回。同時新築九里廟據點的偽軍，也在驚慌中撤逃，營房工事也已全部被我摧毀。

蘇軍佔領德布勒森

爭奪東歐工業中心之戰開始

新華社延安二十一日電：莫斯科訊，東綫戰事集中於匈牙利境內，蘇軍繼續殲滅被圍於德布勒森西南多瑙河畔的德軍，十九日俘虜德軍五千七百名，繳獲坦克十八輛，大砲三百餘，電台七十五座，卡車二千餘輛及其他物資無數。伯爾格萊德城內，少數德軍仍負隅頑抗，數日來的巷戰極為激烈，在某幢房子的戰鬥中，一日內擊斃德軍四百餘，另幢房子裏，殲滅了德軍兩連。匈牙利方面，戰爭在德布勒森周圍進行，從十三日至十八日，俘虜匈軍一萬一千餘，繳飛機九十一，坦克二十九，大砲二百二十二門，據最後消息稱：德布勒森城已於昨夜為蘇軍佔領。戰事的第三個中心在捷克前綫，蘇軍越過喀爾巴阡山的高峯峻嶺後，沿第薩河向西推進，與匈境蘇軍共威脅德國東歐工業中心的西南大門，德布勒森即東歐的大工業城市之一，爭奪德國東歐工業中心的戰鬥已經開始。戰爭第四個中心在東普魯士邊境，但德方所謂蘇軍已攻入東普魯士的消息，未經蘇方證實。

大後方人士一致要求 澈底改革政府機構

新華社延安二十日電：重慶憲政月刊社九月二十五日舉行座談會，到冷參政員禦秋、褚參政員浦生、黃時進、羅牧師、錢世續、劉伯昌等，大家要求從中央到地方的全套機構應澈底改變，而人民言論自由與身體自由是這個改變的先決條件。褚浦生氏說：各級官廳往往以「異黨」「罪名」非法拘捕人民，而且事後不負任何責任。冷禦秋氏說：要政治搞好，必須中央以迄地方將全套機構澈底變更，同時還要變更人事，選用人才。要使民主政治能夠持久，最重要的是人民先要有言論和身體的自由。黃時進說：在鄉村地方對人民作威作福的還是那些有特種背景的人，就是土豪劣紳也要以那些有特種背景的人為依靠，所以根本上還是全部政治機構的改造問題，全部機構如能改造，土劣之類不過只是小枝節問題而已。羅牧師等都同意實行民主，澄清吏治。

新華社延安二十一日電：儘管國民黨當局百般掩飾正面戰場上的潰敗及招致潰敗的原因，大後方人士的焦慮和批評還是不時透露出來。九月一日廣西日報社論「號角和警鐘」一說道：「經過中原湘省之戰以後，我國軍事政治各方面弱點已到了絕不能再事諱飾而必須實行大手術的地步。」九月八日雲南日報社論則要求着「迫切地推行一切必要的改革」。八月三十一日廣西日報指出：「我們在軍事方面現在有了盟國空軍的協助，足以確實掌握制空權，保持絕對優勢的地位；……陸軍裝備，輕重武器的配備和火力並不比敵人弱，甚或認而上之。」該報認為各地軍事失利，其原因在於「我們軍隊習染了『商隊』的『氣質』，『紀律腐蝕殆盡』。」該報並指出長沙疏散時，「城防部隊」征揭權等，或賣放船隻，或利用軍事交通工具販賣商貨，或利用職務權威扣留物資」等事實。

盟軍攻佔亞琛

連續炸德軍事目標

據新華社延安電：據路透社亞琛前綫廿日急電：盟軍已攻佔亞琛。盟方公報宣佈英坦克部隊於十六日在荷蘭的突出地帶向德境洛蘭區發動新的攻勢，十八日，英第二軍佔領荷境鐵路交叉點凡雷，柏林廣播說英軍已沿三十哩的前綫向德國西牆挺進，同時美軍已攻進邦那姆山隘，加軍則向入荷德兩河南岸德軍防綫，德方廣播又說西綫已達到一九一七年的陣地狀態，但據某評論家警告說：盟軍可能在最近時刻突破目前的僵疲狀態。

盟機亦連日出擊德國軍事目標，轟炸機千餘架十、九英日夜襲科隆、西加特、努連堡、威廉巴登。十八、十九兩日，美千架轟炸機在七百餘架戰鬥機掩護下，轟炸美茵茲、曼海姆和路易港；科隆以於十八日遭美機猛炸（自十四日以來，此地已落彈八千餘噸）。美機的輪番轟炸目的在於麻痺德軍可能經以運送供應品和援軍到前綫的運輸中心。

膠東沿海漁民 武裝聯防抗拒敵寇

據新華社膠東電：敵寇在我膠東沿海的屠殺搶掠，激起了沿海羣衆的仇恨，他們在「保衛家鄉的安全」、「保衛捕魚自由」的口號下，從今年一月起便組織了武裝聯防戰鬥。三月二日，我海邊桃園村婦女自衛團的崗哨發現乳山口外駛來敵中板船一隻，村團部便迅速集合了三個村的民兵，在村長領導下，分乘五隻小魚船，迎風圍剿，一齊投彈射擊，敵兵即扯起白旗投降。某村民兵英雄也組織了巡海隊，一夜捕同敵船兩隻，海上英雄閻良宣曾四次捕獲敵船，他們都得到了政府與軍區的獎勵。九月十日，敵小汽艇一艘拖敵偽三十餘企圖登陸搶糧，我民兵當將其擊回。十四日，我海上游擊隊又捕獲由青島開來的一隻大魚船。根據膠東武委會發表不完全統計：八個月來，我海上游擊隊民兵已先後捕獲敵大小運輸船二十艘和日人員十四名，朝鮮人二十二名，解放被奴役的中國船員二百餘名，繳獲風雨錶方向錶各一，航海圖兩套，救生圈和軍用品等很多。

敵寇文件與輿論

哀鳴汪逆統治失敗

·對汪記國民黨大率發議

（本報訊）據我最近歸納之敵方文件，朝日新聞、每日新聞、讀賣報知等均於今春就敵在淪陷區統治失敗，人心背離，發出悲鳴。除西部朝日新聞二月二十五日「對華新政策的實踐」一文中稱：「國府治下的民衆對國府的態度，不表協力，而上海商民對國府的態度，雖在國府參戰後，向高價收買敵性有價證券及通貨……」（譯文見三月十五日上海偽中報）。北平偽中國公論去年十一月號載日人著「新中國的進步」（未註明作者姓名及譯自何處）中說：「上海財界巨頭周作民，吳震修，唐壽民陸續參加了全國經濟委員會。」表面「宣稱協力」，但「仍有不少的小資本依然是在觀望之中。」到了今年一月汪逆召開所謂「全國經濟委員會第三次會議」時，就連周、吳、唐三逆也不參加了。讀賣新聞二月七日社論「中國民族資本的出路」中稱：「民族資本動員……迄至今日，尚未見成功。」（譯文見北平偽國民雜誌三月號）。關於汪記國民黨，東京每日新聞一月四日社論「期望於南京首腦部」中稱：「黨首腦部及中堅份子，大多數入掌要職，於是國民黨立即變成無『實』的『果皮』，棄置一旁。從此以後，國民黨的存在，實已徒有其名，以迄於今。」……（譯文見一月十五日上海偽中報）。二月十一、十二日汪逆召開「清鄉會議」，二月十九日敵讀賣新聞著論評稱：「清鄉工作」因「與民衆隔離，」「故未能以民間力量發揮清鄉工作，工作方策亦不能奏效。」（譯文見二月十六日偽山西新民報）。關於淪陷區生產停滯，敵朝日新聞二月三日社論「強化中日協定」中稱：「現在大陸上物價之昂騰，不僅足以威脅民生問題之可憂事態，其結果更使民族資本狂奔於商品蓄積，生產繼續陷於停滯過程中。」東京朝日新聞則指責偽「國府缺乏強行物價對策的熱忱。」在其二月二十五日社論中稱：「抑制物價的騰貴……乃國民政府目前應負的最大政治課題之一。對於此項議題的遂行，國府如缺乏果斷，或出於苟且塞責，則不能不說放棄其自身的使命，」……（譯文見上海二月九日偽中報）

三月二十八日南京偽府宣傳部公佈汪逆精衞於三月三日因病赴日，其職務由陳逆公博，周逆佛海分別代理。東京朝日新聞說：「汪逆總攬黨政軍於一身……我們就心的，是不是常識行動所迫而不遑思索？！我們切望汪氏為了中國和大東亞，自重自愛，同時希望退一步充分利用思考的機會。」（三月三日社論「期望汪主席於病中者」）足見汪逆雖對敵「効死」，而敵仍嫌其「缺乏熱忱」，奴才難當，漢奸堪憐，應為一切通敵叛國者鑑。

汪逆警衛師一營官兵 二百餘人攜械反正

新華社華中二十日電：九月五日，駐南京附近句容河橋頭的汪逆精衛警衛師六團一營官兵二百餘人，在胡營長率領下，全副武裝攜三八式輕機槍四挺、擲彈筒五個，毅然反正，並將王莊據點偽自衛團全部解決，俘三十餘人。胡營長在歡迎大會上說：從軍十餘年，一直沒有找到正確的道路。中條山戰役被俘，迫當偽軍，但一直心懷祖國，這次乘機反正，參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最進步的軍隊——新四軍，願獻全力以求勝利。又八月三十日晚，溧陽于華山偽一方面軍二師六團二營，士兵毛榮果攜輕機槍一挺，手榴彈二枚，來我溧陽總隊部投誠。據談，該偽團在蘇州無錫時共有八百餘名，調來溧陽後被新四軍打垮了三個連，再加上不斷逃亡，現僅存三百人左右，該偽團在三次戰鬥中，曾被新四軍沛繳機關槍七挺。

膠東招遠黃縣 偽軍兩批集體反正

新華社膠東十八日電：在我戰鬥攻勢勝利威脅下，繼榮成偽軍副大隊長滕品三光榮反正以後，九月十八日，招遠偽保安十八中隊偽軍三十二名，在中隊長郭硝南率領下，攜帶機槍一挺、擲彈筒十一個、駁殼槍三支、手槍一支、步槍二十五支反正。九月十四日晚，又有黃城集（黃縣）偽軍四中隊第一小隊全部及第二小隊一部二十六人由小隊長張吉臣率領，帶機槍一挺、駁殼槍一支、大槍三十五支、電話機一部向我軍投誠。至於各據點偽軍零星反正者，日有數起，我民主政府均備加優待，給予獎金，其願意回家的則發給路費。

盟邦友人在汾陽前綫

郁文

十四日黃昏進入了汾陽邊山，遙遙的我們望見了汾陽縣城及平川裏密集的村鎮，平汾公路上還有汽車在行駛，透過夜色，時而發現明滅的燈光。

我們在山腰與休息下來，一支輕裝的部隊，從我們面前通過，蒼茫的暮色裏可以看出戰士們一副副緊澀而堅毅的面孔，他們邁着有力的步伐，像是要一步便跨下平川似的奔下山去。有人扛着機槍，有人腰裏掛滿了手榴彈，有人肩頭扛着一個長長的煤油桶，顯然可以判定，他們已領受有一定的戰鬥任務。

夜晚宿營A村，這裏距汾陽城僅二十里，並有汽車相通，幾天以前，敵人剛對這個地區進行了一週的「掃蕩」。

晚飯後，羅政委便在燈光下向大家報告周圍敵情及我軍今夜戰鬥計劃，大家圍坐在一起，目光隨着他手中的紅鉛筆在地圖上轉移着：「汾陽附近敵僞有一千三百多兵力，分佈在羅城、仁岩、吳城、東社等據點裏，據點之間有公路相連，今夜我們計劃火燒汾陽敵飛機場及火柴公司，並相機襲擊汾陽城。」在詳細解說過後，羅政委又帶綜合性的重複了一遍，然後抬起了頭，環顧着四週，像在準備聽取各盟邦友人的意見，大家都滿意的笑了。愛卜斯坦、福爾曼、武道先生是特爲參觀敵後軍民的戰鬥，才到前綫來的，另一國際友人也是爲了來了解八路軍前綫的救護工作。他們曾不只一次的表示：「爲了達到這個願望實現，是不惜管受一切艱辛的。」現在，這個願望實現了，並且就在今夜，一場驚人的戰鬥，將在敵人大戰略據點——汾陽的城關展開。

福爾曼提出要求，希望能隨部隊到第一綫去。羅政委告訴他部隊今晚採取輕裝奇襲，與部隊同行，怕會影響戰鬥動作。他具體建議今晚可選擇一個距離較近的高地來觀戰，到明天敵人可能出來報復，那時在他的指揮所裏是會看到更猛烈的戰鬥的，大家接受了他的意見，一個個興奮的回到自己的床位上去。

深夜，悄悄的集合，隊伍拉成了一綫，慢慢爬上了村外的高山，有人告訴我們汾陽城的正確方向，大家便目不轉睛的注視起遠方來。

初秋之夜，星光閃閃，冷風刺人。出發汾陽之前，爲了便於行動，大家都精簡了自己的行裝，有的帶着一條毛毯，有的只披着一件大衣，今已感到有些寒意。

體格胖大的福爾曼，因爲一天徒步行軍，相當疲勞，他告訴身旁的人，大火一起要趕快叫他，然後躺在地上呼呼的入睡了。卡斯樂披着一條黃色軍毯，像山神一樣坐在一塊岩石上，他始終是那樣快活，有時自己還在喃喃的低歌。

黎明，東方發白星辰稀落了，平川裏的城鎮已初現輪廓，汾陽上空突然升起一片大火，愛卜斯坦爲這個動人的情景所振奮，站起身來便大聲的呼喚走下山坡的卡斯樂，卡斯樂應聲而回，邁開大步，急快的又登上了山巔。

汾陽城已整個爲濃烟所淹沒了，卡斯樂用快鏡拍下了這個難得的戰景，然後又高興的歌唱起來。

當太陽升起高空的時候，平川一切已能歷歷在目，幾付望遠鏡，在大家手上，不停的輪流遞着，可以清晰的看見烟柱從什麼地方升起，烟層裏還閃動着熊熊的火光。

因爲過分疲勞，福爾曼、武道下山去了，愛卜斯坦脫開上衣，躺在草地上，晒起太陽來。卡斯樂用望遠鏡仔細的瞭望着汾陽上空漫天火烟，時而發出有趣的笑談，他說他看見汾陽城內的日本兵在起床了，一會兒他又說日本人正在刷牙，牙齒像惡魔一樣猙獰的伸出口外，附近的人都開聲大笑。

直到中午，火焰仍在燃燒着。愛卜斯坦想起了「共產黨殺人放火」這句諷刺話，他諷刺的說：「現在共產黨員的『殺人放火』了，他殺的是日本法西斯，燒的是日本法西斯的軍事設備。」

從山頭返回A村以後，大家却希望能見到火燒飛機場的英雄們，並從他們口中能聽取到一些生動的報告。

下午，直接指揮汾陽戰鬥的郭支隊長來了，他面帶笑容一直走進了羅政委的住室，不久又匆忙的去了。

傍晚，羅政委又第二次向大家談話，他始終是那麼一付沉靜的神態，不論在緊張的情況下或日常生活裏，他首先說明：「汾陽在軍事上的重要地位，它是敵人太（原）汾（陽）、汾（陽）離（石）、平（遙）汾（陽）公路的樞紐，是對整個邊區特別是對八分區「掃蕩」時集結兵力的基地，敵旅團部經常駐此，成爲山西敵人的戰略據點之一。

圍着一支蠟燭，大家都在作筆記，談到拂曉的戰果，他告訴大家敵人的平汾車站，飛機場，已被燒燬，火柴公司因時間已晚，未能按計劃進行。接着，他又宣佈了一個新的戰鬥計劃：「連夜繼續破壞火柴公司，襲擊電燈公司，任務完成後，準備拂曉打擊可能出動的敵人。」原來襲入汾陽的部隊始終未撤出平川，他們就在汾陽附近的村莊裏等待着第二次的作戰命令。

當夜，我們又出發到更前面的B村去，敵人在這個村裏曾築過據點，不久以前才被我們拔去。我們坐在B村高大的圍牆上，參觀汾陽第二次大火，因爲逆風，聽不到什麼，只見手擲彈及擲彈筒彈的火花，一團團的在空間開放。

天明又轉到了C村，站在高地上，遙遙望見汾陽城淹沒在濃烟中。大家因爲兩天沒睡好覺，精神上有些疲乏，計劃在這裏一面休息，一面等新的戰鬥，據估計兩次被襲擊後，敵人是一定要出動報復的。羅政委說：「只要敵人出來，在這山你們便會看到一個伏擊戰鬥。」大家心懷着這個滿意的希望，都去安然休息了。

一覺醒來後，仍不見有什麼情況，一位國際友人帶譏諷的說：「如果日本人再不出來，那就太不要臉了。」

下午大家一同到D據點附近去看敵人的碉堡，福爾曼隨身帶着他的來因卡，兩次夜襲汾陽都因是在夜間，來因卡失去效能而未得拍入，福爾曼對這深爲遺憾。

我們坐在斜坡上，清楚的看到了D村敵人的碉堡及住院，用望遠鏡可以分辨出碉堡周圍敵人的行動。愛卜斯坦說：「只要有輕砲，再加上八路軍的神勇，摧毀這些據點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哨兵忽然發現迎面走來一羣人，大家視線轉移過去，誰也分辨不清是作什麼的，一直走近面前，才知道他們是各村羣衆代表特來慰勞戰士的八路軍。他們都是從敵人據點周圍來的，其中有六十多歲的老漢，鬚髮皆白，吃力的挾着拐杖，一步步的爬上山坡，在他的左肩上揹着一個口袋，裏面裝滿了水菓，天眞的孩子們，也用自己的花手絹兒來包着雞蛋，小脚的婦女們手臂上挽着竹籃，裏面盛滿包穀食品，有的人甚至用草帽放着自己的慰勞品。外國朋友們頗爲這個動人的場面所感動，福爾曼等迅速的將它拍進了鏡頭。

八路軍大戰汾陽城的消息，連夜就轉入廣大平川裏，各村都在醞釀着要慰勞部隊。他們不知道向山地走一定會遇見八路軍，果然找到了。不但有八路軍，而且看見「幾個外國人」。愛卜斯坦問他們八路軍好不好，敵人最近好久到他們莊上，今年莊稼如何？男女搶先愉快的回答着他們，但當問到他們中間有沒有民兵的時候，他們立即改變了一種窘態，大概在隱瞞：「是不是對這些外國人講呢？」同我們一起的郭支隊長介紹給他們說：「這是我們的國際友人，不要緊，說吧！」愛卜斯坦，福爾曼也當面解釋說他們是打日本的美國人。民兵們斟酌再三，最後有幾個從人羣中站了出來，引起外國朋友們一陣大笑。武道先生又問起他們見過外國人沒有，他們回答說「見過汾陽，過去在汾陽醫院裏就有一個美國人，敵人進汾陽後，將他逮捕了，飽經毒打，敵人說他是美國共產黨的參謀長，最後被打死了。」汾陽人民堅強的鬥爭意志，可從其中的一個老婆婆口裏得到解答，他說：「七年多了，我們沒有投降，天天與八路軍一起同敵人打，雖然我們受盡了敵人的欺侮，但心是不會變的，一直到死，我們也要作一個中國人。」她抱着一隻大母雞，走在慰勞的隊伍裏。

隨着慰勞的人羣，我們返回村裏，就在我們的住院裏，已經集結了許多人，桌子在院子裏堆起了幾座小山，雞蛋、雞、桃、梨擺滿了一地，慰勞的擔子仍擁擠在門前，男女老少熙熙攘攘熱烈談論着八路軍與外國人。不一會兒，部隊同志來了，他們擔着抬着勝利品，步槍、鋼盔、火柴廠的滑輪、日本旗、雨衣……擺滿在台上，最後進來的是郭支隊長，人民鼓掌熱烈歡迎着他。

福爾曼又忙的東跑西跑，忙着拍照。羅政委陪同愛卜斯坦、卡斯樂、武道等仔細的觀察着每一件勝利品。其中有最新式的日本步槍，也有一捷克式「一」、「中正式」。從屢次戰鬥的繳獲中證明了國民黨將從盟國運來的許多武器，又大批轉送給了敵人，八路軍拚着血肉從敵人手中將這些武器繳了回來，武裝起自己。福爾曼是最熟悉武器的一個。這是會使我們的盟邦戰友們深感痛心的一件事。

羅政委答應要每個外國朋友選擇一樣勝利品，以作戰鬥紀念。福爾曼、卡斯樂每人選了一頂鋼盔，武道調換了一條日本皮帶，愛卜斯坦選了一把刺刀，此外還分贈給每個人以所繳獲的日本旗、救急包、「護身符」及一些帶繪圖的日本軍用信箋。

院落裏充滿了興奮的氣氛，郭支隊長簡單的報告了戰鬥經過：「十四日晚上，我們的部隊急行軍一百三十多里，從山上一直撲入汾陽，摧毀了敵飛機場、車站。十五日夜連襲汾陽敵人，又澈底破壞了車站、飛機場，火燒了火柴公司，並襲擊了電燈公司與大營盤。」羅政委說：「他們不但完成而且超過了所給他們的任務。」

羣衆熱烈歡迎外國朋友講話，胖大的福爾曼站起身來了，他告訴大家：在中國十幾年，從來沒有看見過軍民合作，羣衆慰勞部隊像這樣熱烈生動的場面。從人民擁護軍隊政府的事實中，他判定：敵後的八路軍與政府是很好的。福爾曼在日常好重複「百聞不如一見」這句成語，現在親眼看到了。他說：「在這裏見到的，證明了延安告訴我們的一切是千眞萬確的。」

外國朋友的蒞臨，給了到會羣衆莫大的鼓舞；「齊幹吧！日本鬼子快了，英美蘇也是同我們在一起的。」會場上紛紛議論開了。羣衆們提出要去慰勞傷兵，三個傷兵，因爲要迅速送醫院診治，已抬去後方了，羣衆們又選出了代表，攜帶着食品，熱誠的追上前去。

直到天黑，大家才各自散去，望着他們的背影，福爾曼模倣着日本人的口吻說：「八路軍、老百姓，大大的好的。」

夜晚，大家又問起羅政委，敵人有沒有動靜，羅政委告訴說：「情況沒什麼變化。」敵人眞的不敢出來了，但這令似乎感到有些惆悵。羅政委簡單的提了一句「今夜晚還可能有一個戰鬥。」

十七日拂曉，平靜的E村，突然喧騰起來，我們正與郭縣長談話，愛卜斯坦細密的發出問題，他想深刻了解一下七年來汾陽這塊地區我們是怎樣堅持的。忽然房主人從外面回來，很急促的告訴我們，「有兩連部隊從山上過來了！」從他的面孔上看不出有什麼驚慌的表情，我們仍繼續談下去。又一批人進來了，喊叫着：「我們攻克了協和樂。」羅政委也隨着進來了，他仍然邁着那輕鬆的步調，新的勝利似乎對他並沒有什麼激動，他沈靜而又嚴肅。門外早已喧騰成一團，我們跑出門去，一長列騾子走進了村，我們尋找人羣擁集的地點，原來在一個大院子裏，部隊、民兵排坐在地上，另一邊是一羣被俘的僞人員與僞軍和日本俘虜。福爾曼在人羣中跑來跑去，翻譯同志被遺落得很遠，一切都是新穎而豐富的，福爾曼忙個不停。有時他想與人說幾句話，回頭不見了翻譯，翻譯同志也到處在問詢着他。卡斯樂關心着傷員，他守在担架旁，用輕輕的聲音問候着每一個傷兵什麼地方負傷，現在痛不痛。愛卜斯坦等着在與受輕傷被俘的日（軍）談話。全村人都點起了爐火，爲部隊熬着湯，婦女們用罐川盆送來稀飯開水，戰士們游擊員們的身上，帶滿了勝利品，有的將舊槍換成了新槍，子彈袋裝滿了子彈，頭上頂着鋼盔，衣服被單圍在腰間。一個年僅十七歲的小戰士，刺刀上仍凝結着殷紅的血跡，他剛衝入了敵人的住院，勇猛的刺傷了一個敵人，敵人與他扭打在一起。最後他翻騎在敵人的背上，又有幾個人來才把敵人俘獲。一個青年的排長，身上揹着幾條槍。支隊參謀因佈置戰鬥，三天三夜沒有睡覺，眼被熬得血紅，腫得已不能睜開了。

大家去看俘虜羣，僞軍僞人員已組成了一團，游擊隊繳獲了一張僞組織人員的照片，像片上很多人就在這次被俘了。一位國際友人告訴他們：「他在中國向來沒看到過像八路軍游擊戰打得這樣好，愛進就進，愛退就退，誰也不知道他會打到那裏去。」僞軍們非常詫異，八路軍。

又有兩個傷兵抬了下來，醫生忙着爲傷員換藥，每付担架旁都有婦女們侍候着，一個年紀七旬的老太婆，像喂自己的兒子一樣，一勺枯老的手，端着碗匙將米湯送給傷員的口中去。

勝利品仍在源源的運入村莊，糖、大米、軍用品、幾十頭毛驢，將道路塞滿了。這一次敵人向各村徵集在協和樂準備出發的毛驢也被我們解放了。趕毛驢的人說：「多虧八路軍救了命，不然不知死活了。」

從清早一直到中午，每個人都忙碌了一片，突然又從西南方面傳來了兵兵的槍聲，敵人從各地調集增加了四汽車兵力，向我B村的營部進攻，避免暴露目標，部隊轉到山後的隱蔽地上照舊在活動。飯担來了，白麵餅、雞蛋，羣衆的慰勞隊也隨着來了，他們冒着敵人的彈火，有的赤步走了十餘里的長途。

卡斯樂又爲幾個即將抬走的傷兵打了針，以便在途中能使他們好好睡去。

傷兵剛剛抬走，前面傳來的槍聲更緊了，但誰也沒有理會。

羅政委口頭獎勵了參戰部隊，並說明就以這三天勝利的戰鬥，回答敵人不久前的一週「掃蕩」。

在戰地上與國際戰友會晤，使人倍感興奮，外國朋友們受到了全體指戰員的熱烈歡迎，並依次被請講話，武道先生說：「來前綫參觀了汾陽大戰，使我們非常高興。」福爾曼特別興奮，他說：「看一下等於聽一萬句話。」他將勝利的照像機，用打手機介紹出去。愛卜斯坦說：「一切污蔑八路軍的謊話，將被粉碎。」前來慰勞的男女，將菓子一把把的分送到戰士們的手裏去。戰士們也熱情的將自己得來的戰利品分贈給國際朋友們。武道先生得到了香酒及汽水，愛卜斯坦等忙於請羅政委、郭支隊長及戰士們爲他在一面日本旗上簽字。福爾曼又搶開了他的快鏡頭。

國際友人們被一羣羣的戰士圍繞起來，自然的談笑，深厚的國際反法西斯友情親密的融合在一起。

直到陽光西斜的時候，大家決定分手了，國際友人們列成了一排，齊聲歡呼：

「八路軍，游擊隊，民兵，老百姓萬歲！」

「八路軍，游擊隊，民兵，老百姓萬歲！」

「八路軍，游擊隊，民兵，老百姓萬歲！」

戰士們也回敬以熱烈的歡呼：「中美蘇英四大盟國團結萬歲！」「消滅世界法西斯主義！」的口號響徹汾陽山谷。